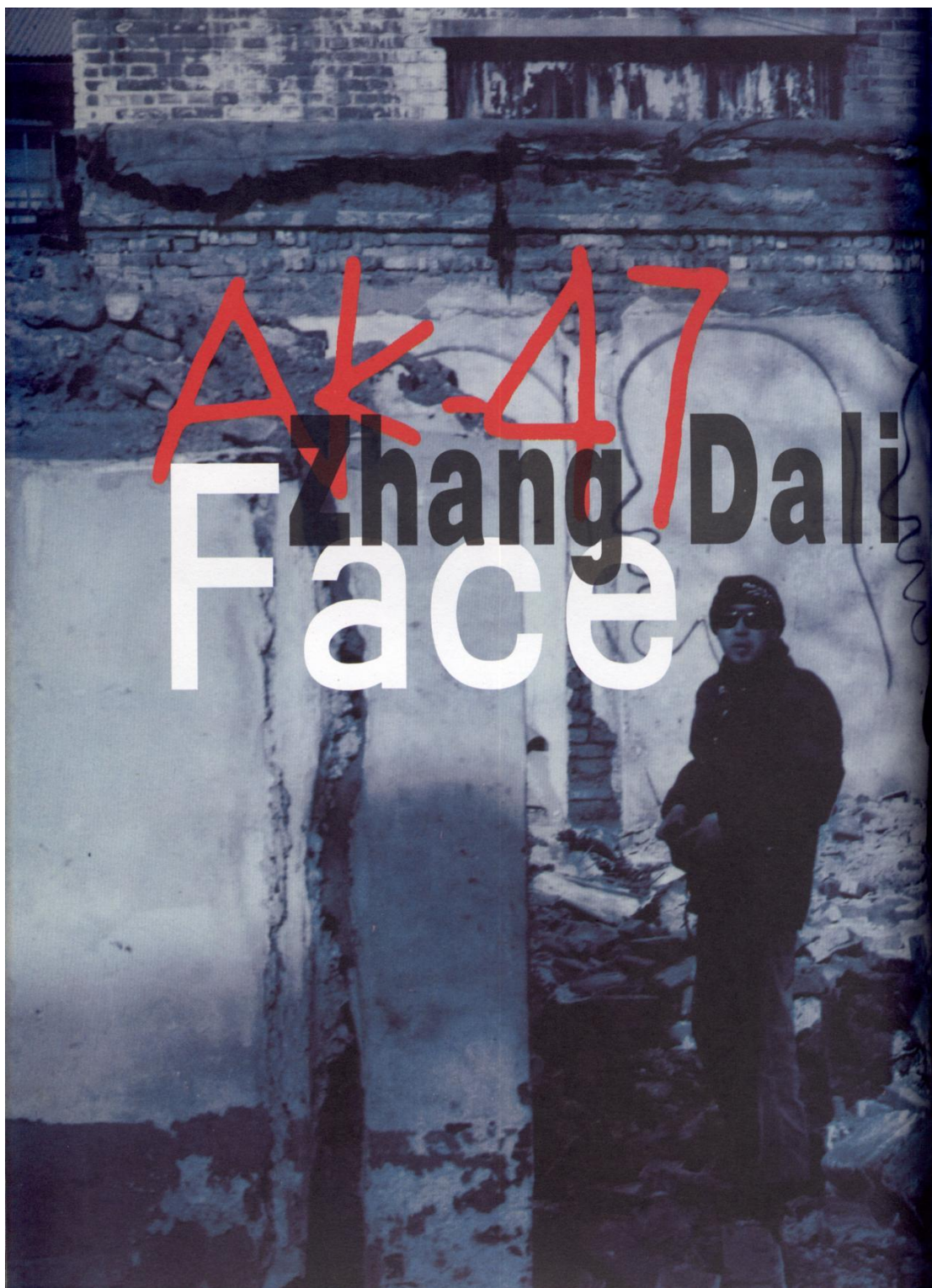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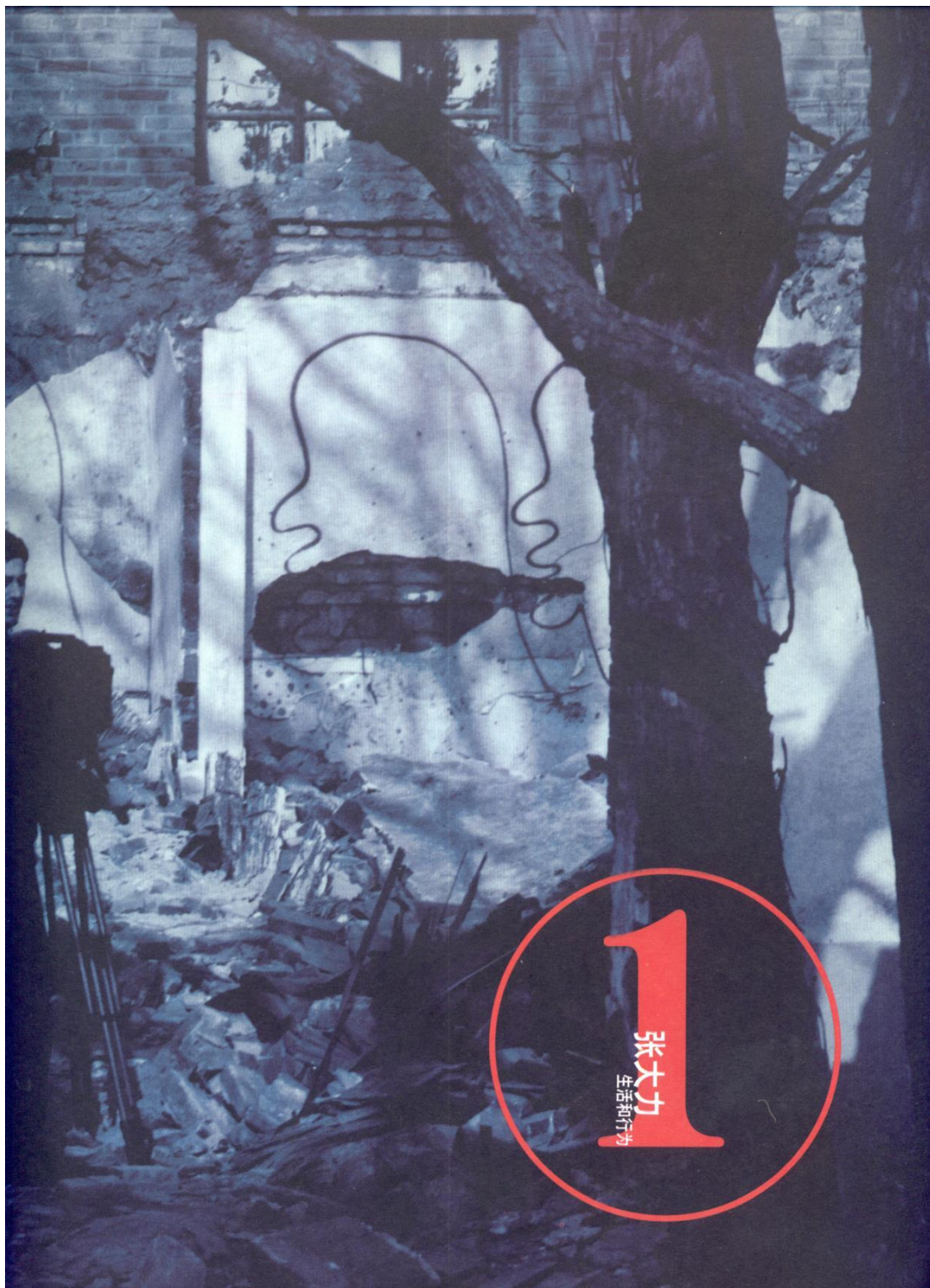


“798”艺术的巢  
当代艺术的参与者——狗  
张大力的脸写在保利大厦舞台上  
陌生的 Tracey Moffatt  
美院的朝圣者——火爆中的担忧







AK47  
张大力

的脸写在了保利大厦舞台上

《中韩时尚之夜》

主 办：世界国际流行色协会  
中国分会主办

策 划：赵梓君

艺 术 家：盛 奇

周啸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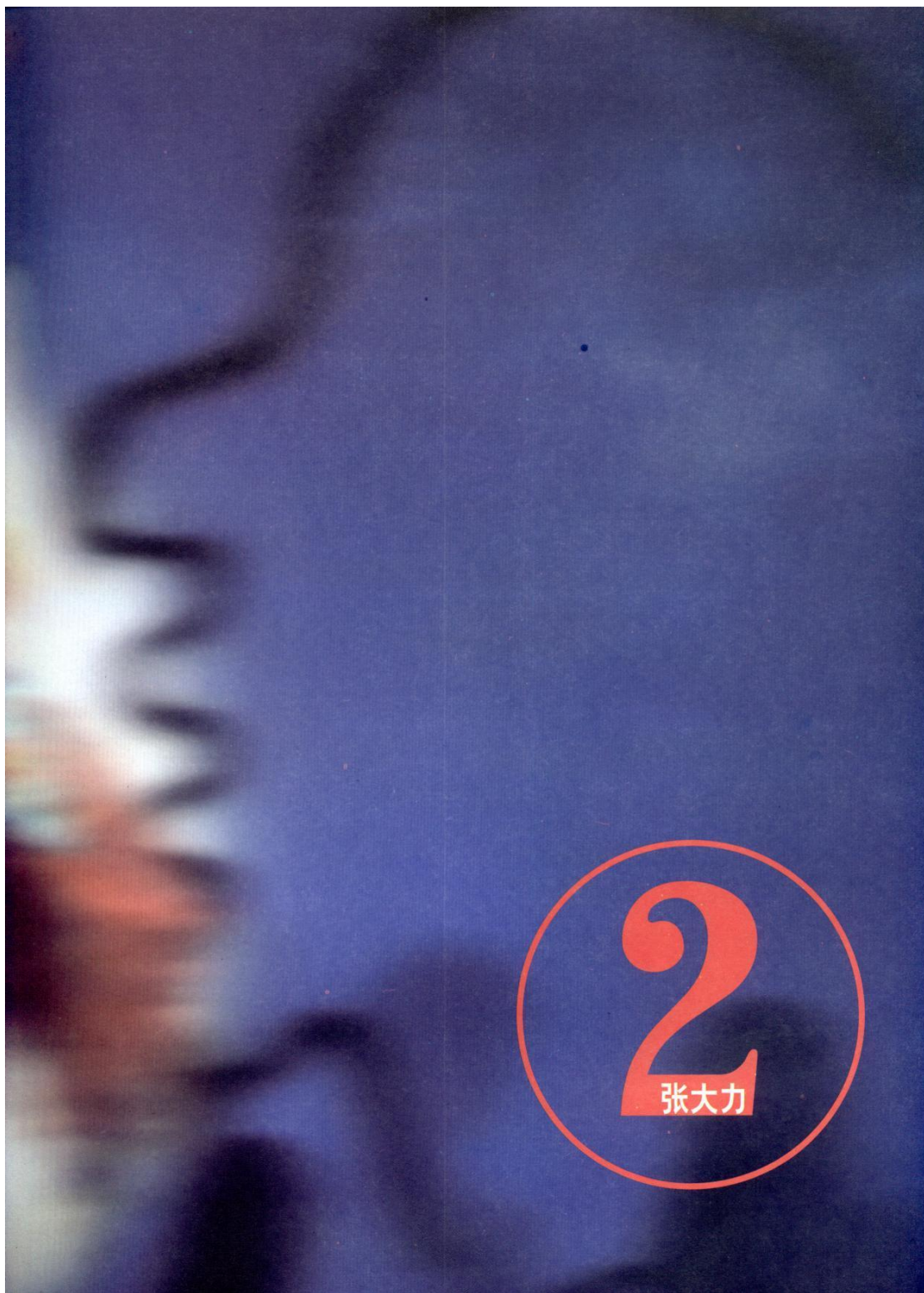
陈庆庆

枫 翎

张大力

李铁军

罗 君





一百个中国人的脸 2001-02

张大力 李铁军  
地点：北京留贤馆  
时间：2004年3月9日

铁军：今天我们有空谈谈中国的当代艺术的发展了。

大力：太难得，谈也是发展的必要。

实际上，中国当代艺术应该从1989年算起，经历了整个九十年代，十几年的光阴过去了。如果说徐悲鸿的年代是比较强调技术转移的年代，引进欧洲的绘画技术，那么，现在艺术也有舶来品，只是从舶来技术和形式转化为舶来观念，在将观念消化后产生自己的新生。徐悲鸿的年代对技术比较看重。他用他们的技术画古代的画。如《九方皋》、《伯乐》、田横《五百士》等，使我觉得他们的艺术含金量很高。

可是消化到创造需要相当长的阶段。当你把一个精神制作完，十年时间不够，我们而今已在四十岁上下了。还处于容易激动，容易在创作当中不沉稳的阶段。我估计再过十年，我们这批艺术家则会更加成熟和完美。

发展的过程现在也能看出来。比如一个艺术家他做艺术作品时间很快，马上就把自己的风格亮出来。这个过程速度很短很快。但通常夹杂许多不好的，不完整的東西。这些人作品很多，产量很高，可在作品中有思考价值的东西不多，显得苍白无力和牵强。从表面上看这也可以说与社会搭上了。现在有些人很敏感，不管他表现的好不好。是否准确。或者技巧差，或者是绘画路子不对等等，一切都不在乎。只要做了就行。他们知道和关注到中国人现在本身的状态。这也是一种进步。因为我们过去的艺术，主要表现艺术家平面的判断力和思考能力，闭门造车也能造出所谓好东西来。现在不行了，现在是这枪要是打不准就意味着死亡。或者你打不到点子上。你的艺术就可能牺牲一多半。

铁军：艺术是无法脱离时代赋予的当代性的，你是怎样看待艺术本身的。

大力：艺术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关心艺术本身，发展自己的东西。就象肉体的成长。没有其他的可能。就是艺术自己，它决不看也不受其它的变化影响。如果中国某天有一个人，他看不到民族性，看不到社会性，这指的是他的一种态度，他不把情绪带到艺术里来。那么那个人的思想是最重要的最纯粹的。

我想中国目前环境不会产生这样的人。但在西方有很多人是这样。比如说像杜尚当年根本就看不到别的东西。那时的一些变化他根本就不管。他不关心哪个民族，不关心政治，完全考虑的是艺术本身的发展。也就是说他考虑的是艺术的自身创造和成长，怎么能成为新的一种艺术。

铁军也就是说艺术家进入到一个非功利意识状态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纯粹的艺术产生状态。

大力：对。到那个时候，艺术家没了愤怒。进入到一种纯哲学状态，把什么东西都归为哲学了。因为他已完全进入到思考领域。这是艺术家的幸福。也是艺术的幸福。现在大部分中国艺术家太容易被激怒，太容易被刺激，这种状态会有正副两面的作用。这种东西多了就制约了艺术智商的发展和成长。比如社会稍有些起伏波动导致他马上就会转变。这样就太充满革命时代的感觉。德拉克罗瓦画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东西。他很激动。但决产生不了纯粹的东西，不会有产生像康定斯基那种纯粹的艺术形式。那种好象什么都不成立的状态，但它就是一个艺术。这是环境和条件的产物。中国现在是没有那样的条件。

不知道我们这些人中会不会产生拥有那样成就的人，现在说来还比较困难。的确。只有基础打好了，忽略了一切世事和物质。才能进入纯艺术创作中。

我觉得艺术作品不在大小。不在画很多东西。这一点我们在杜尚的作品中已明显看到。那张在蒙娜丽莎脸上画胡子的作品。在艺术史上太重



要了。但绝非是形式。原作也不过二、三十公分A, A,但他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否定前人的绘画,价值就是在这个否定的意义上。从文艺复兴以来,人们都遵巡旧艺术的规则,你不遵寻此种规则便无路可走了。但杜尚解救了我们。从杜尚思考的角度来看,就画上去了两笔,就产生了一个转折点。思想和精神成为艺术创作中最重要的。如果没有那件作品,后来艺术会是另一种景象。在杜尚之前没有一个艺术家把一件实物拿去当艺术品展出。一个艺术家创作一件作品和一个工人制造的产品有什么区别?杜尚认为只有艺术家制造的才是艺术品。杜尚在药店中买了一瓶子药,将药倒掉一半,后来它叫“巴黎的一半空气”,还做了一个自行车的轮子等等。他用他的观念制造了很多现成品。随心所欲的创造着他的艺术。那时候所有人认为他疯了,但有谁可以推翻他?现在产生了多少现成品制造的艺术作品,而杜尚则成为新的障碍了。

怎么做艺术?

画也不行,现成品也不行,怎么弄都不行。他(杜尚)从形式到内容又变成了一个新障碍。我们再画上胡子,那就成鹦鹉学舌的东西了。他为什么那样做?他就行。那么我们是否就必须得遵循他制造的规则?其实艺术显然不是这样的。

艺术没有什么大师也没有什么规则!

可这社会,给你框架住了。如果不按规则,就进入不了系统。你的画,画廊不收、别人不会买、不能参加展览,会有很多实际的问题。所以说一个人要达到那种自信真是需要巨大的付出。中国肯定会产生那样的人,就是不知道是哪一代。这有一个共同积累的过程。

十年,我想十年会有很大变化,很多人会慢下来。沉淀下来,不在乎做多、做多少。他可能做那么一点点东西,但已是最响亮和决定性的音符。

铁军:现在很难有条件让更多的人进入到一个纯艺术, 深层思考的状态, 生活是客观而真实的, 也是残忍的。

大力:是的,连一个生活的基本的保证都无法获得。

铁军:因生活所累,很多大师都有故事,毕加索、高更、凡高、Robert Rauschenberg,当代活着的一些大师,都不例外。哪些艺术家对你有影响?

大力:主要是杜尚。我到意大利以后,有机会第一回观看他的原作。虽然在国内时也听过和看过一些介绍,但当我在威尼斯看到他的“大玻璃”时,有了震撼。那是从美国运来参加一个展览的作品,玻璃碎了又粘起来了,很早我就想观看这个作品,看到了才感觉到他对我产生了交流式的触动。另外,有几次展览也深受感动,比如我看汉斯·哈克的展览时,当我走进展厅,没发现那是一件作品。在大展厅中,堆在木地板上乱七八糟的,然后在墙上挂了一个丝网,渐变的西特勒与一个将军握手,还有一个德国钱币放大。我在里面转了一圈。我想他们正在布置展览,等我走出门的一刻,才猛然反应过来,这是一件作品。还有哈巴科夫的那些作品,还有白南准。这都是活着的人。他们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。一个好的艺术家他应该走的更远。

铁军:你所指的更远是什么?

大力:他们判断力是绝对穿越好几层的。艺术家要讲究锤炼,用别人无法取代你的形式准确的表达一种你的观念。这个是有相当的难度的。每个人都想做这样的艺术家。不好做……

只有天才……





